



讓閱讀帶領 2012年臺灣少年小說出版回顧

蔡明原 ◎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生

綜觀 2012 年臺灣的少年小說除了題材涉略廣泛之外，許多作品多能反映社會時事、且營造出能引導讀者進行思考、反覆辯證的文字空間，這些特色是閱讀過程中感到最令人驚豔的地方。因篇幅有限，本文以 2012 年度出版（紙本）的少年小說為主，再版、改版、刊載於報章雜誌各級文學獎的作品不在文章的分析範圍之內。

❁ 奇幻：幻想的疆界

期待臺灣也能生產出有如《哈利波特》、《魔戒》等聞名國際的奇幻鉅著，一直是出版者、讀者與作家的想望，人們可以從許多作品的推薦詞讀見這種迫切的心態。由陳郁如所著、目前出版至第二部的《修煉》三部曲便是以臺灣的《哈利波特》之姿現身，文中的奇幻元素來自於有靈性的動物經過數百年潛心修煉後可以以人形出現並且擁有各式各樣的法力。故事的背景從現代臺灣說起、連結至中國漢朝等各個朝代歷史，時間軸綿延了有數千年之長。這些動物精因其不同能力、個性而在中國歷代各朝扮演了決定、干涉國政興衰、走向的關鍵性角色，讓這些歷史頓時變得生動可親。作者擅於掌握節奏，幾次法力對決場面正邪雙方氣勢、優勢的此消彼長不僅讓人屏息更有意猶未盡之感。至於李亞的《達貢城的英雄》則是建構了一個完全虛構的世界，人類在此不再是萬物之靈，因為物種的界線被消弭了。文中人物的形貌、能力的設定與天職概念的提出，頗令人耳目一新。黃玄的《反宇宙的魔幻國》中神祕的隕石半天島和反宇宙之間的關連到底為何，則是有待續集來說分明。

歐美國家的確有許多不能忽視的奇幻作品，但事實上臺灣奇幻小說的出線大可不必每次非得抓一部西方的經典來掛名對保，因為那彷彿總是用一種仰視的姿態來面對它們。陳郁如的《修煉》三部曲把中國、臺灣歷史拉進敘事軸線的寫作策略讓小說有了十分迷人的東方文化色彩，人物（能力）頗具新意的設定儼然已獨樹一幟。即使還有待時間證明是否能在這個類別成爲典範，但它的高可讀性卻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 動物：說話的可能

動物小說一直是個很有趣的小說類別，這種創作類別背後可以追究的問題是：人類到底能

不能為動物說話、能不能為動物做出主張，甚至賦與了動物表情（喜怒哀樂）、情緒（失落、煩悶）？張英珉《鴿王再現：流浪鴿集團的榮耀》這部小說分成兩個線索進行：少年阿丹有著和爸爸一樣喜歡賽鴿的興趣，他從餵養棄鴿小虎的過程中貼近了父親的內心世界。鴿子小虎則是喜歡翱翔天際的感覺，也因此認識了許多同伴。這部小說重點於阿丹如何透過小虎更認清自己、小虎則是藉由一次又一次的飛行激發、證明了自己的能力。基本上這部小說中鴿子的「能力」或者與其他鳥禽的「交往」都還在科學可驗的範圍內，情感方面也不至於過度渲染。王怡祺的《綠光魔法石》是一個很新穎、有趣的創作嘗試，作者把動物（鳥禽）變成了在現實世界生活的人類，兩個不同物種的生物付出相當大的心力去適應彼此。這種以單一個形體揣摩兩個物種的個性與天性的寫作策略基本上滿足了動物如何擬人、人如何理解動物一體兩面的想像。

簡單的說，小說的虛構素質是建立在對於現實的透徹認知上；閱讀過程中的所有獲得最後會反饋到讀者身上並且成為其理解世界的養分。因此當動物被擬人化後並且被置入人類思維所結構的社會的時候，情感的分量要如何節度拿捏、將會是無可迴避的問題。

❁ 地方的再現

以臺灣各地為題材書寫的作品也是今年臺灣少年小說耀眼的收穫之一，在這之中主要有地方感鮮明以及地方面貌模糊兩種不同特色的作品值得被提出來討論。透過這些作品，人們可以思考的是不一樣的「地方」出現的原因是什麼？意思是說，作家想讓地方是以知名景點、景緻妝點、面容清晰後浮現，可能是動念於一種建構地方知識的初衷。另一方面，讓地方隱姓埋名後再憑藉著記憶與情感一筆一畫勾勒出它的面容，則毋寧是希望讀者可以體會作者是如何並且深刻的愛上腳下的土地。

幸佳慧的《金賢與寧兒》藉由一段解開身世之謎的過程，領著讀者遊走金門。廖炳坤以充滿懸疑、緊張氣氛的《億載金城之暗夜迷蹤》一書掀開了臺南這座古城的歷史之謎，小說中鬼崇紅毛番的出現竟然牽引出一段纏綿百年的愛情誓約，也讓有著偵探精神的主角們藉此身體力行走讀了一趟臺灣近代史。陳景聰的《玉山的召喚》則是讓讀者在海拔數千公尺高頂峰目睹了一場驚險的山林保衛戰，主角志良未竟（未解）的心願也在此刻圓滿。文中提及了原住民對於高山的敬畏以及衍生出的信仰崇拜，讓讀者認識玉山之於臺灣所代表的精神與文化意義。此外李潼的《神秘谷》同樣是寫平地小孩誤闖原住民的住居地，並因此開啓了一段認識陌生文化的旅程。

張友漁的《再見吧！橄欖樹》敘寫一個家族的成員和土地共存共生的故事。小說中六悅和家人們所生活的地方沒有明確的指涉，但透過許多細瑣、細節事件的娓娓描繪，讀者和土地好像也有了情感的連結。因此當六悅她們在人生中不斷的流露出想要回家（土地）的念頭，其實也就不難體會這些動作背後隱藏的深刻依戀到底是從何而來的了。「家」的意義在她們心中並不



是具象、可觸這樣實體的物事，多元一家人心中的「家」是種經由時間的沉澱以及和生命氣息相通後的抽象概念。如果對這概念追根究柢的話，會發現那其實就是人類亙古不變，依賴、憑靠土地生養作息的天性。

❁ 環境：發展的兩難

自然、環境原始景貌的保存與維持如何和經濟發展取得協調，是臺灣社會近年來熱烈討論的議題。對青少年來說，從片斷並且已經形成定論新聞媒體的訊息去了解這些議題只會是一種單向的吸收。但如果是透過閱讀故事性的、保有討論空間的文字敘述，相信可以讓讀者培養、擁有獨立的思考機會。張文慧的《小漁村的海王子》寫順宜地方特性而發展的傳統產業在強勢的資本思維介入下，在地住民針對維護土地原貌與繁榮地方經濟兩個選項間開啓了一段思辨的旅程。《悲傷天使》裡提出的問題是土地開發如果和弱勢者（孤兒院）產生衝突，情義與公理之間的判準如何挪移？《廟口的小孩》提到了「都市更新案」，處理的是當在地情感和土地價值被放在同一個天平上衡量的時候，人們是否能夠說服自己擺脫進步主義的線性思考、重新認識土地本真的價值會是甚麼？

公民意識的崛起是近幾年臺灣社會相當可喜的收穫之一，如前言所說對於議題的關注不會是因為群聚效應的影響，是必須有堅實的論述才会有讓人認同的可能。因此這些作品所能延伸、開創出的思考向度也就顯得彌足珍貴。

❁ 經典的重構

2012年度有數本改編自中外文學經典的作品，例如四也出版的「許榮哲經典學園」系列。文學作品之所以可以被稱作經典、就在於它有著至今仍難以取代、超越的創意，更是許多作家寫作的初衷與想像的起點。因此想要改編、重寫這些經典就會是一件很難兩全的工作，因為增添新素材是這件工作之所以成立的必要條件，但在秉持原著本意同時似乎又得避免掉全文照錄的尷尬處境。目前這個系列有白千翌改編的《西遊記：燃燒吧！五行戰士》、王幸慈改編的《鏡花緣：萌少女幻遊記》以及許榮哲改編的《環遊世界八十天：獵殺蛇夫座》，它們特色在於每一部作品都摻入了星座、花語等通俗文化元素而讓故事有了嶄新的面貌。

❁ 成長：困境的突圍

作為少年小說創作主流的「成長」主題的作品在今年亦有不少佳作出現。張雅義的《流浪三兄妹》故事背景設定在早期的傳統社會，內容是敘述失親失依的兄妹三人在尋父旅途上種種驚險過程。雖然某些情節略顯矯情刻意，但文中人與人之間不分親疏互助的情景與庶民社會人際的互動讀來頗為溫馨。王宇清的《空氣搖滾》寫一群熱愛音樂的青年如何把登臺表演前練習

過程中的摩擦、挫折轉化成自己生命經驗中珍貴的養分。

一般來說「成長」的意義似乎都僅限於孩童，但在下列作品中可以發現對某些成人來說反而是在小孩身上看見了自己缺點與侷限而獲得改變的可能。曾詠藁的《老公寓》裡和長期失業又有酗酒習慣的父親生活在一起的騰良，對於自己的處境和有一位失能的爸爸總是感到自卑與絕望。父親最後是在兒子的幫助下以及在幾次奇妙的經歷後攜手重新展開人生。黃顯庭的《Love, Love, 雲的家》裡的一平是個連爸媽都覺得「奇怪」的小孩，原因是家人都忙於工作以至於讓他缺少陪伴、說話的對象。最後一平決定離家出走，帶著小狗去尋找可以讓人幸福的雲的故鄉。這個舉動使得原本只會相互指責的雙親開始轉向反省自身，最終發現了幸福的真意。

在《她的名字叫 STAR》一作裡當生長在單親家庭的星彩帶領著不受歡迎的王子仁漸漸放開胸懷、迎向群眾的同時，她卻因故離世、留下錯愕的同學們。星彩是非常樂觀積極的少女，所以她的成長動力基本上是來自於自身個性、更是王子仁之所以能改變的主要原因。她在文中的反叛（透過書寫）其實都是直指僵化、弊病叢生的教育體制，雖然這些反動行為都是在文字中（課堂的作文課）實踐，但確實讓讀者有了某種可以衝破窠臼的期待（理想）。但故事中安排了星彩意外結束生命，是否暗示了體制的崩解仍是種艱困的實踐、無解的習題。《追風少女》一作一方面批判了學校裡某些因循陳腐的現象，一方面說明了教育的意義應該在於試著發現人的殊性，而不是無視個體只用一種模式來套應全體。主角依琳因為家貧單親所以被同儕排擠，在頻繁進出少年撫育院看似沒有未來的同時發現自己原來有競跑的天賦，適性發展個結果讓她為人生開啓了嶄新的一頁。不過某些情節鋪陳讓人摸不著頭緒甚至是過於牽強，是小說中較為可惜的地方。

❁ 性／別：想像非我族類

「葉永誌事件」彷彿是日昨才發生的事情，其實已經過 12 年的歲月了。同志大遊行也走了 10 年，終於，某些僵固的觀念有了鬆動的跡象。正因為許多民間社團長久以來自發性的努力以及性別平等教育逐漸走入校園，尾隨在特定性別傾向後的刻板印象（歧視）有了擺脫的契機、社會氛圍也因此開始變化，即便過程中有不少的阻礙。管家琪的《美少年之夢》講的就是跨越性別界限的故事。會因為臉上的斑點而想要動美容手術的小男生在家庭中是個令父親苦惱的存在，家族長式的傳統觀念讓他難以接受兒子種種差異性的行為。這部小說的敘事方式頗具新意，是以 6 種不一樣的發展（過程）來探問每位家庭成員內心對於愛美如命郝帥的想法。鄭宗弦的《調皮的鬼娃娃》強調了學校是性別平等教育實踐一個相當重要的場域，小說中健康教育課程老師以實際行動（衛生棉的使用方式）讓全班學生（不分性別）了解到某些無心玩笑其實是會惡意傷人的。此外，性別之間必須以尊重作為相處的基礎是《調皮的鬼娃娃》想要傳達的另一個重要的認知。



❁ 庶民與傳統信仰

鄭宗弦的《我家的神鬼老大》一書可分成兩個部分來看：前半部寫乩童、師公與神壇這種臺灣社會一直存在的傳統信仰。現代人的眼光或許會認為這種問卜（問事求藥）的行為根本經不起科學的驗證，但它卻是早期經濟不發達、民智尚未開化的農村社會一個不可或缺的一種生活上的依託。民眾對濟公活佛的醒世誠語都是誠心誠意接受並會檢討是自己是在哪些地方做錯了，所以祂所扮演的其實是種釋疑解惑（心靈導師）的角色。後半部寫喪事禮俗的準備、舉辦的繁瑣過程，以及許多看似不合時宜的行為與活動。即便現代（都市）小孩應該會用一種獵奇的心態來閱讀這部作品裡所描述的事物，但它終究為這些世代記憶留下見證與記錄，何況書中許多點化人心的話語至今仍然是可遵循的普世價值。

❁ 代結語：關於語言與文字的思考

2012年臺灣的少年小說在主題、題材與議題等方面涉獵的幅員之廣，有讓人目不暇及的感覺。這些作品不僅讓多元價值並陳、且思辨性質的高度展現已經不復見到早期兒少讀物教條式、作家以指導者自居的書寫原則。所以，在這樣的豐富繽紛的創作成果中，閱讀就成爲一件相當值得期待的事情。

最後筆者想談王力芹的《誰？跌進了豬屎坑》這本書，內容是一位媽媽看到自己的小女兒執意要跑到豬圈裡玩耍，回憶起了童年時曾經和豬結的下不解之緣。小說語言的使用是以臺語華語交雜，臺語的用字方面採取漢字諧音以及注音符號的方式書寫。如果先不管作者這樣的寫作策略的意圖爲何（真實生活面貌的呈現或是推廣臺語文），獨樹一幟的語言文字表現方式讓人印象深刻。但對筆者來說，閱讀這樣的作品過程中是會出現許多停頓、阻礙的，因爲作品中的言文呈現和自己長久以來已經內化的言文使用（說話、書寫）慣習是有差距的。王力芹的這部作品一方面突破了某種侷限，提供給讀者一個去中心思考的可能，但也一併的讓許多問題浮現：作爲表達工具的語言文字是否有多元的需求並且要用哪種形式呈現？讀者和作品如果出現接受上的落差，該要怎樣彌補？相信會是臺灣的少年小說未來不得不面對的議題。 

